

SEPARATION

[别离]

NO. 02

匪我思存

FEI WOSI CUN WORKS

寂寞空庭
OF LIFE
春欲晚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匪我思存



FEIWOSICUN
WORKS

02

CHRONICLE
OF LIFE

寂寞空庭春欲晚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空庭春欲晚/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1. 7 (2006. 1初版)

ISBN 978-7-80187-952-3

I. 寂… II. 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3037号

寂寞空庭春欲晚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 喜 紫 木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12千 印张: 9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3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0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87-952-3

定 价: 2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· 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天为谁春

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。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？回首黛向蓝桥易乞，药成碧海难奔。若容相访饮牛津，相对忘贫。

——纳兰容若《画堂春》

己未年的正月十六，天色晦暗，铅云低垂。到了未正时分，终于下起了雪珠子，打在琉璃瓦上沙沙轻响。那雪下得又密又急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只见远处屋宇已经覆上薄薄一层轻白。近处院子里青砖地上，露出花白的青色，像是泼了面粉口袋，撒得满地不均。风刮着那雪霰子起来，打在脸上生疼生疼。玉箸连忙转身放下帘子，屋子中央一盆炭火哔剥有声，她

走过去拿火钳拨火，不想火钳碰到炭灰堆里，却是沉沉的触不动，不由笑着说：“这必又是谁打下的埋伏，成日只知道嘴馋。”

话犹未落，却听门外有人问：“玉姑姑这又是在骂谁呢？”跟着帘子一挑，进来个人，穿一身青袍子，进了屋子先摘了帽子，一面掸着缨子上的雪珠，一面笑着说：“大正月里，您老人家就甭教训她们了。”

玉箸见是四执库的小太监冯渭，便问：“小猴儿崽子，这时辰你怎么有闲逛到我们这里来？”冯渭一转脸看到火盆里埋着的芋头，拿火钳挟起来，笑嘻嘻地问：“这是哪位姐姐焐的好东西，我可先偏了啊。”说着便伸手去剥皮，炕上坐着拾掇袍服的画珠回头见了，恨声道：“只有你们眼尖嘴馋，埋在炭灰里的也逃不过。”那芋头刚从炭火里夹出来，烫得冯渭直甩手叫哎哟。画珠不禁哧地一笑，说：“活该！”

冯渭捧着那烫手山芋，咬了一口，烫得在舌尖上打个滚就胡乱吞下去，对玉箸说道：“玉姑姑，画珠姐姐是出落得越发进宜了，赶明儿得了高枝，也好提携咱们过两天体面日子。”画珠便啐他一口：“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我没有那好命。”冯渭往手上呼呼吹着气：“你别说，这宫里头的事，还真说不准。就拿那端主子来说，还没有画珠姐姐你模样生得好，谁想得到她有今天？”

玉箸便伸指在他额上一戳：“又忘了教训不是？别拿主子来跟咱们奴才混比，没规矩，看我回头不告诉你谗达去。”冯渭吐了吐舌头，啃着那芋头说：“差点忘了正经差事，谗达叫我来看看，那件鸦青起花团福羽缎熨妥了没有？眼见下着雪，怕回头要用。”玉箸向里面一扬脸，说：“琳琅在里屋熨着呢。”冯渭便掀起里屋的帘子，伸头往里面瞧。只见琳琅低着头执着熨斗，弯

腰正熨着衣服。一抬头瞧见他，说：“瞧你那手上漆黑，回头看弄脏了衣服。”

冯渭三口两口吞下去，拍了拍手说：“别忙着和我计较这个，主子的衣裳要紧。”画珠正走进来，说：“少拿主子压咱们，这满屋子挂的、熨的都是主子的衣裳。”冯渭见画珠搭腔，不敢再装腔拿架子，只扯别的说：“琳琅，你这身新衣裳可真不错。”画珠说：“没上没下，琳琅也是你叫的，连声姐姐也不会称呼了？”冯渭只是笑嘻嘻的：“她和我是同年，咱们不分大小。”琳琅不愿和他胡扯，只问：“可是要那件鸦青羽缎？”

冯渭说：“原来你听见我在外头说的话了？”琳琅答：“我哪里听见了，不过外面下了雪，想必是要羽缎——皇上向来拣庄重颜色，我就猜是那件鸦青了。”冯渭笑起来：“你这话和谗达说的一样。琳琅，你可紧赶上御前侍候的人了。”

琳琅头也未抬，只是吹着那熨斗里的炭火：“少在这里贫嘴。”画珠取了青绫包袱来，将那件鸦青羽缎包上给冯渭，打发他出了门，抱怨说：“一天到晚只会乱嚼舌根。”又取了熨斗来熨一件袍服，叹气说：“今儿可正月十六了，年也过完了，这一年一年说是难混，一眨眼也就过去了。”

琳琅低着头久了，脖子不由发酸，于是伸手揉着，听画珠这样说，不由微笑：“再熬几年，就可以放出去了。”画珠哧地一笑：“小妮子又思春了，我知道你早也盼晚也盼，盼着放出宫去好嫁个小女婿。”琳琅走过去给熨斗添炭，嘴里道：“我知道你也是早也盼晚也盼，盼有扬眉吐气的一日。”画珠将脸孔一板：

“少胡说。”琳琅笑道：“这会子拿出姐姐的款来了，得啦，算是我的不是好不好？”她软语娇声，画珠也绷不住脸，到底一笑罢了。

申未时分雪下得大了，一片片一团团，直如扯絮一般绵绵不绝。风倒是息了，只见那雪下得越发紧了，四处已是白茫茫一片。连绵起伏金碧辉煌的殿宇银妆素裹，显得格外静谧。因天阴下雪，这时辰天已经擦黑了，玉箸进来叫人说：“画珠，雪下大了，你将那件紫貂端罩包了送去，只怕等他们临了手忙脚乱，打发人取时来不及。”画珠将辫子一甩，说道：“大雪黑天的送东西，姑姑就会挑剔我这样的好差事。”琳琅说：“你也太懒了，连姑姑都使不动你。罢了，还是我去，反正我在这屋里闷了一天，那炭火气熏得脑门子疼，况且今儿是十六，只当是去走百病。”

最后一句话说得玉箸笑起来：“提那羊角灯去，仔细脚下别摔着。”

琳琅答应着，抱了衣服包袱，点了灯往四执库去。天已经黑透了。各处宫里正上灯，远远看见稀稀疏疏的灯光。那雪片子小了些，但仍旧细细密密，如筛盐，如飞絮，无声无息落着。隆福门的内庭宿卫正当换值，远远只听见那佩刀碰在腰带的银钉之上，丁当作响划破寂静。她深一脚浅一脚走着，踩着那雪浸湿了靴底，又冷又潮。

刚刚走过翊坤宫，远远只见迤邐而来一对羊角风灯，引着一乘肩舆从夹道过来，她连忙立于宫墙之下静候回避。只听靴声囊囊，踏在积雪上吱吱轻响。抬着肩舆的太监步伐齐整，如出一人。琳琅低着头屏息静气，只觉一对一对的灯笼照过面前的雪地，忽听一个清婉的声音，唤着自己名字：“琳琅。”又叫太监：“停一停。”琳琅见是荣嫔，连忙请了一个双安：“奴才给荣主子请安。”

荣嫔点点头，琳琅又请安谢恩，方才站起来。见荣嫔穿着一件大红羽缎斗篷，映着灯光滟滟生色，她在舆上侧了身跟琳琅说

话，露出里面一线宝蓝妆花百福缎袍，袖口出着三四寸的白狐风毛，轻轻软软拂在玳瑁的铜手炉上，只问她：“这阵子可见到芸初？”

琳琅道：“回荣主子话，昨儿我去交衣裳，还和她说了会子话。芸初姑娘很好，只是常常惦记主子，又碍着规矩，不好经常去给主子请安。”荣嫔轻轻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过几日我打发人去瞧瞧她。”她是前去慈宁宫太皇太后那里定省，只怕误了时辰，所以只说了几句话，便示意太监起轿。琳琅依规矩避在一旁，待舆轿去得远了，方才转身。

她顺着宫墙夹道走到西暖阁外，四执库当值的太监长庆见了她，不由眉开眼笑：“是玉姑打发你来的？”琳琅道：“玉姑姑看雪下大了，就怕这里的谗达们着急，所以叫我送了件端罩来。”长庆接过包袱去，说道：“这样冷的天，真是生受姑娘了。”琳琅微笑道：“公公太客气了，玉姑姑常念着谗达们的好处，说谗达们常常替咱们担待。况且这是咱们分内的差事。”长庆见她如此说，心里欢喜：“回去替我向玉姑道谢，难为她想得这样周全，特意打发姑娘送来。”琳琅正待要说话，忽见直房帘栊响动，有人打起帘子，晕黄的灯映着影影绰绰一个苗条身子，欣然问：“琳琅，是不是你？”琳琅只觉帘内暖气洋洋拂在人脸，不由笑道：“芸初，是我。”芸初忙道：“快进来喝杯茶暖暖手。”

直房里笼了地炕火龙，又生着两个炭盆，用的银骨炭，烧得如红宝石一样，绝无哔剥之声。琳琅迎面叫炭火的暖气一扑，半晌才缓过劲来。芸初说：“外头真是冷，冻得脑子都要僵了似的。”将自己的手炉递给琳琅，叫小太监倒了热茶来，又说：“还没吃晚饭吧，这饽饽是上头赏下来的，你也尝尝。”琳琅于是说：“路上正巧遇上荣主子，说过几日打发

人来瞧你呢。”芸初听了，果然高兴，问：“姐姐气色怎么样？”

琳琅说：“自然是好，而且穿着皇上新赏的衣裳，越发尊贵。”芸初问：“皇上新赏了姐姐衣裳么？她告诉你的？”琳琅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主子怎么会对我说这个，是我自个儿琢磨的。”芸初奇道：“你怎么琢磨出来？”

琳琅放下了手炉，在盘子里拣了饽饽来吃，说道：“江宁织造府年前新贡的云锦，除了太皇太后、太后那里，并没有分赏给各宫主子。今天瞧见荣主子穿着，自是皇上新近赏的。”两句话倒说得芸初笑起来：“琳琅，明儿改叫你女诸葛才是。”琳琅微笑着说：“我不过是凭空猜测，哪里经得你这样说。”

芸初又问：“画珠还好么？”琳琅说：“还不是一样淘气。”芸初道：“咱们三个人，当年一块儿进宫来，一块儿被留牌子，在内务府学规矩的时候，又住同一间屋子，好得和亲姊妹似的，到底算是有缘分的。可恨如今我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儿，离你们都远着，连说句贴心话的人也没有。”

琳琅道：“何苦说这样的话，咱们隔得虽远，平日里到底还能见着。再说你当着上差，又总照应着我和画珠。”芸初道：

“你先坐着，我有样好东西给你。”进里屋不大一会儿，取了小小两贴东西给她：“这个是上回表姐打发人来看我给我的，说是朝鲜贡来的参膏，擦了不皴不冻呢。给你一贴，还有一贴给画珠。”琳琅说：“荣主子给你的，你留着用了就是了。”芸初说：

“我还有，况且你拿了，比我自己用了我还要高兴呢。”琳琅听她这样说，只得接了。因天色已晚，怕宫门下钥，琳琅与她又说了几句话，便告辞回去了。

那雪绵绵下了半夜，到下半夜却晴了。一轮斜月低低挂在西

墙之上，照着雪光清冷，映得那窗纸透亮发白。琳琅睡得迷迷糊糊，睡眼惺忪地翻个身，还以为是天亮了，怕误了时辰，坐起来听，远远打过了四更，复又躺下。画珠也醒了，却慢慢牵过枕巾拭一拭眼角。琳琅问：“又梦见你额娘了？”

画珠不做声，过了许久，方才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琳琅幽幽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别想了，熬得两年放出去，总归还有个盼头。你好歹有额娘，有亲哥哥，比我不知强上多少倍。”画珠道：“你都知道，我那哥哥实是个酒混账，一喝醉了就打我，打我额娘。自打我进了宫，还不晓得我那额娘苦到哪一步。”琳琅心中酸楚，隔着被子轻轻拍了拍她：“睡吧，再过一会儿，又要起来了。”

每日里辰正时分衣服就送到浣衣房里来了。玉箸分派了人工，琳琅、画珠所属一班十二个人，向例专事熨烫。琳琅向来做事细致，所以不用玉箸嘱咐，首先将那件玄色纳绣团章龙纹的袍子铺在板上，拿水喷了，一回身去取熨斗，不由问：“谁又拿了我的熨斗去了？”画珠隔着衣裳架子向她伸一伸头，说：“好妹妹，我赶工夫，先借我用一用。”琳琅犹未答话，玉箸已经说：“画珠，你终归有一日要懒出毛病来。”画珠在花花绿绿的衣裳间向她扮个鬼脸，琳琅另外拿熨斗夹了炭烧着，一面俯下身子细看那衣裳：“这样子马虎，连这滚边开线也不说一声，回头交上去，又有得饥荒。”

玉箸走过来细细看着，琳琅已经取了针线篮子来，将那簌色的线取出来比一比。玉箸说：“这个要玄色的线才好——”一句未了，自己觉察失言，笑道：“真是老悖晦了，冲口忘了避讳。”画珠嗔道：“姑姑成日总说自己老，其实瞧姑姑模样，也不过和我们差不多罢了，只是何曾像我们这样笨嘴拙舌的。”玉箸哧地一笑，说：“你笨嘴拙舌，你是笨嘴拙舌里挑

出来的。”因见着那件蜜色哆罗呢大氅，于是问：“熨好了不曾？还不快交过去，咸福宫的人交来的时候就说立等着呢，若是迟了，又有得饥荒。”画珠将大氅折起来，嘴中犹自道：“一般都是主子，就见着那位要紧。”琳琅将手中线头咬断，回身取了包袱将大氅包起来，笑道：“我替你送去吧，你就别絮絮叨叨了。”

她从咸福宫交了衣裳出来，贪近从御花园侧的小路穿过去，顺着岔路走到夹道，正巧遇上冯渭抱着衣裳包袱，见了她眉开眼笑：“这真叫巧了，万岁爷换下来的，你正好带回去吧。”琳琅说：“我可不敢接，又没个交割，回头若是短了什么，叫我怎么能说得清白？”冯渭说：“里头就是一件灰色江绸箭袖。”琳琅道：“又在信口开河，在宫里头，又不打猎行围，又不拉弓箭射箭，怎么换下箭袖来？”

冯渭打开包袱：“你瞧，不是箭袖是什么？”他眉飞色舞地说道：“今儿万岁爷有兴致，和几位大人下了彩头，在花园里比试射鸽子，那个叫精彩啊。”琳琅问：“你亲眼瞧见了？”冯渭不由吃瘪：“我哪里有那好福气，可以到御前侍候去？我是听谗达说的——”将手一比划：“万岁爷自不用说了，箭箭中的，箭无虚发。难得是侍卫纳兰大人夺了头彩，竟射了个一箭双雕。”话音未毕，只听他身后“唧”的一声，琳琅抬头看时，却原来是一只灰色的雀儿，扑着翅飞过山石那头去了。她目光顺着那鸟，举头看了看天色，西斜日影里，碧空湛蓝，一丝云彩也没有，远远仰望，仿佛一汪深潭静水，像是叫人要溺毙其中一样。不过极快的工夫，她就低头说：“瞧这时辰不早了，我可不能再听你闲磕牙了。”冯渭将包袱往她手中一塞：“那这衣裳交给你了啊。”不待她说什么，一溜烟就跑了。

琳琅只得抱了衣裳回浣衣房去，从钟粹宫的角门旁过，只见四个人簇拥着一位贵妇出来，看那服饰，倒似是进宫来请安的朝廷命妇，连忙避在一旁。却不想四人中先有一人讶然道：“这不是琳姑娘？”琳琅不由抬起头来，那贵妇也正转过脸来，见了琳琅，神色也是又惊又喜：“真是琳姑娘。”琳琅已经跪下去，只叫了一声：“四太太。”

那四人中先前叫出她名字的，正是侍候四太太的大丫头，见四太太示意，连忙双手搀起琳琅。四太太说：“姑娘快别多礼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再说这又是在宫里头。”牵了琳琅的手，欣然道：“这么些年不见，姑娘越发出挑了。老太太前儿还惦记，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上姑娘一面呢。”琳琅听她这样说，眼圈不由一红，说：“今儿能见着太太，就是琳琅天大的福气了。”一语未了，语中已带一丝呜咽之声，连忙极力克制，强笑道：“太太回去就说琳琅给老太太请安。”宫禁之地，哪里敢再多说，只又跪下来磕了个头。四太太也知不便多说，只说：“好孩子，你自己保重。”琳琅静立宫墙之下，遥遥目送她远去，只见连绵起伏的宫殿尽头，天际幻起一缕一缕的晚霞，像是水面涟漪，细细碎碎浮漾开来。半空便似散开了的五色绸缎，光彩流离，四面却渐渐渗起黑，仿佛墨汁滴到水盂里，慢慢洇开了来。

出了宫门，天已经擦黑了，待回到府中，已经是掌灯时分。小厮们上来挽了马，又取了凳子来，丫头先下了车，二门里三四个家人媳妇已经迎上来：“太太回来了。”四太太下了车，先至上房去，大太太、三太太陪了老太太在上房摸骨牌，见四太太进来，老太太忙掣了牌问：“见着姑奶奶了？”

四太太先请了安，方笑吟吟地说：“回老太太的话，见着惠主子了。主子气色极好，和媳妇说了好半晌的话呢，又赏了东

西叫媳妇带回来。”丫头忙奉与四太太递上前去，是一尊赤金菩萨，并沉香拐、西洋金表、贡缎等物。老太太看了，笑着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好，好。”回头叫丫头：“怎么不搀你们太太坐下歇歇？”

四太太谢了座，又说：“今儿还有一桩奇遇。”大太太便笑道：“什么奇遇，倒说来听听，难道你竟见着圣驾了不成？”四太太不由笑道：“老太太面前，大太太还这样取笑，天底下哪里有命妇见圣驾的理——我是遇上琳姑娘了。”

老太太听了，果然忙问：“竟是见着琳琅了？她好不好？定然又长高了。”四太太便道：“老太太放心，琳姑娘很好，人长高了，容貌也越发挑了，还叫我替她向您请安。”老太太叹息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孩子，不枉我疼她一场。只可惜她没造化……”顿了一顿，说：“回头冬郎回来，别在他面前提琳琅这话。”

四太太笑道：“我理会的。”又说：“惠主子惦着您老人家的身子，问上回赏的参吃完了没有，我回说还没呢。惠主子还说，隔几日要打发大阿哥来瞧老太太。”老太太连声说：

“这可万万使不得，大阿哥是天潢贵胄，金枝玉叶，惠主子这样说，别折煞我这把老骨头了。”大太太、三太太自然凑趣，皆说：“惠主子如今虽是主子，待老太太的一片孝心，那是没得比，不枉老太太素日里疼她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咱们家这些女孩儿里头，也算她是有造化的了，又争气，难得大阿哥也替她挣脸。”

正说话间，丫头来说：“大爷回来了。”老太太一听，眉开眼笑，只说：“快快叫他进来。”丫头打起帘子，一位年轻公子已翩然而至。四太太抿嘴笑道：“冬郎穿了这朝服，才叫英气好看。”容若已经叫了一声：“老太太。”给祖母请了

安，又给几位伯母叔母请安。老太太拉了他的手，命他在自己榻前坐下，问：“今儿皇上叫了你去，公事都妥当吗？”容若答：“老太太放心。”又说：“今儿还得了彩头呢。”他将一支短銃双手奉上与老太太看：“这是皇上赏的。”老太太接在手里掂了一掂，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劳什子，乌沉沉的？”容若道：“这是西洋火枪。今天在园子里比试射鸽子，皇上一高兴，就赏给我这个。”

四太太在一旁笑道：“我还没出宫门就听说了，说是冬郎今天得了头彩，一箭双雕。不独那些侍卫们，连几位贝子、贝勒都被一股脑比了下去呢，皇上也很是高兴。”老太太笑得直点头，又说：“去见你额娘，教她也欢喜欢喜。”容若便应了声“是”，起身去后堂见纳兰夫人。

纳兰夫人听他说了，果然亦有喜色，说道：“你父亲成日地说嘴，他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。其实皇上一直待你很好，你别辜负了圣望才是。”容若应了“是”，纳兰夫人倒似想起一事来：

“官媒拿了庚帖来，你回头看看。你媳妇没了快两年了，这事也该上心了。”见他低头不语，便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仍旧不好受，但夫妻伦常，情分上头你也尽心尽力了。”容若道：“此事但凭母亲做主就是了。”

纳兰夫人半晌才道：“续弦虽不比元配，到底也是终身大事，你心里有什么意思，也不妨直说。”容若说：“母亲这样说，岂不是叫儿子无地自容？汉人的礼法，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咱们满人纳雁通媒，也是听父母亲大人的意思才是规矩。”

纳兰夫人道：“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只去禀过老太太，再和你父亲商量吧。”

容若照例陪母亲侍候老太太吃毕晚饭，又去给父亲明珠定

省请安，方出来回自己房里去。丫头提了灯在前头，他一路迤逦穿厅过院，不知不觉走到月洞门外，远远望见那回廊角落枝丫掩映，朦胧星辉之下，恍惚似是雪白一树玉蕊琼花，不由怔怔住了脚，脱口问：“是梨花开了么？”

丫头笑道：“大爷说笑了，这节气连玉兰都还没有开呢，何况梨花？”容若默然不语，过了半晌，却举足往回廊上走去，丫头连忙跟上去。夜沉如水，那盏灯笼暖暖一团晕黄的光，照着脚下的青石方砖。一块一块三尺见方的大青砖，拼贴无缝，光洁如镜。一砖一柱，一花一木，皆是昔日她的衣角窸窣拂过，夜风凛冽，吹着那窗扇微微动摇。

他仰起脸来，只见苍茫夜空中一天璀璨的星子，东一颗，西一簇，仿佛天公顺手撒下的一把银钉。伸手抚过廊下的朱色廊柱，想起当年与她赌词默韵，她一时文思偶滞，便只是抚着廊柱出神，或望芭蕉，或拂梨花。不过片刻，便喜盈盈转过身来，面上梨涡浅笑，宛若春风。

他心中不由默然无声地低吟：“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，瘦尽灯花又一宵。”如今晴天朗星，心里却只是苦雨凄风，万般愁绪不能言说。

醒也无聊，醉也无聊，梦也何曾到谢桥……

琳琅仰面凝望宫墙一角，衬着碧紫深黑的天。红墙四合，天像是一口深深的井，她便在那井底下，只能凝伫，如同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刻。那春寒犹冽的晚风，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也并不觉得。自从别后，她连在梦里也没有见过他……梦也何曾到谢桥……

画珠出来见着，方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不要命了，这样的天气里，站在这风头上吹着？”琳琅这才觉得背心里寒嗖

嗖的，手足早已冻得冰凉，只说道：“我见一天的好星光，一时就看住了。”画珠说：“星星有什么好看，再站一会儿，看不冻破你的皮。”

琳琅也觉着是冻着了，跟画珠回到屋里，坐在炭火旁暖了好一阵子，方觉得缓过来。画珠先自睡了，不一会儿琳琅便听她呼吸均停，显是睡得熟了。火盆里的炭火燃着，一芒一芒的红星渐渐褪成灰烬。灯里的油不多了，火焰跳了一跳，琳琅拨下发间的簪子拨了拨灯芯，听窗外风声凄冷，那风是越刮越大了。她睡得不沉稳，半梦半醒之间，那风声犹如在耳畔，呜咽了一夜。

那春寒料峭的晚风，最是透寒刺骨。琳琅第二天起来，便有些气滞神伤，强打精神做了大半个时辰的差事。画珠就问：“你别不是受了风寒吧？昨天下半宿只听见你在炕上翻来覆去。”琳琅说：“哪里有那样娇贵，过会子喝碗姜汤，发散发散就好了。”不想到了下半晌，却发起热来。玉簪见她脸上红彤彤的，走过来握一握她的手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瞧你那脸色就不对。怎么这样烫人？快去躺着歇一歇。”琳琅犹自强撑着说：“不必。”画珠已经走过来，连推带搯将她搀到炕上去了，说：“横竖差事还有我，你就歇一歇吧。”

琳琅只觉乏到了极处，不一会儿就昏昏沉沉睡着了。她人发着热，恍恍惚惚却像是听见在下雨，人渐渐醒来，才知道是外间嘈嘈切切的讲话声。那声音极低，她躺在炕上心里安静，隔了许久也才听见一句半句，像是玉簪在和谁说着话。她出了一身汗，人却觉得松快些了。睁眼看时，原来已经差不多是酉时光景了。

她坐起来穿了大衣裳，又拢了拢头发，只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外头，踌躇了一下方挑起帘子。只见外面炕上上首坐着一位嫵

嬷，年纪在四十上下，穿石青色缎织暗花梅竹灵芝袍，头上除了赤金镶珠扁方，只插带通花。拿了支熟铜拨子正拨手炉里的炭火，那左手指上两支三寸来长的玳瑁嵌米珠团寿护甲，碰在手炉上丁当作响，穿戴并不逊于主子。玉箸见琳琅掀帘出来，忙点手叫她：“这是太后跟前的英嬷嬷。”

琳琅忙请安，英嬷嬷却十分客气，伸了手虚扶了一扶。待她抬起脸来，那英嬷嬷却怔了一怔，方牵着她手，细细打量一番，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又问：“进宫几年了？”

琳琅一一答了，玉箸才问她：“好些了么？怎么起来了？”琳琅道：“难为姑姑惦记，不过是吹了风，受了些凉寒，这会子已经好多了。”玉箸就叫她：“去吃饭吧，画珠她们都去了呢。”

待她走后，玉箸方笑着向英嬷嬷道：“嬷嬷可是瞧上这孩子了么？”英嬷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孩子骨子清秀，竟是个十分的人才。只是可惜——你我也不是外人，说句僭越没有上下的话，我瞧她的样子，竟有三分像是老主子爷的端敬皇后那品格。”玉箸听了这一句，果然半晌做不得声，最后方道：“我们名下这些女孩子里，数这孩子最温和周全，针线上也来得，做事又老道，只可惜她没福。”英嬷嬷说道：“太后想挑个妥当人放在身边服侍也不是一日两日了，只不过后宫虽大，宫人众多，皆不知道禀性底细，不过叫我们慢慢谋着。”忽然想起一事来，问：“你刚才说到画珠，是个什么人，名字这样有趣？”

玉箸笑道：“这孩子的名字，倒也有个来历。说是她额娘怀着她的时候，梦见仙人送来一轴画，打开那画看时，却是画得极大一颗东珠。因此上就给她改了小名儿叫画珠。”英嬷嬷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孩子只怕有些来历，你叫来我瞧瞧吧。”玉箸于是叫了小宫女，说：“去叫画珠来。”